

宇野哲人镜头中的长沙天心阁

长沙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现在又在为建设国际文化名城而努力。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长沙“国际化”的历史渊源作一番梳理与回顾。

30年前，当中国再度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时候，长沙出版家钟叔河先生主编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这一功德无量的文化出版工程，旨在展示近代中国人最初走出国门后，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其中包括几部清末长沙府人士的著作，如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曾纪泽的《出使英法俄国日记》等。该丛书以深沉的历史感、丰厚的文化内涵，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郭嵩焘、曾纪泽及在此之前的魏源堪称中国放眼世界的先驱。然而，持有这种开放思想的人在当时湖南尚属凤毛麟角，且受到官绅势力的非议。可以说，湖南在维新运动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最保守的省份之一。正当沿海及内地部分城市洋务运动兴起之时，湖南社会却对外来文化表现出顽强抵抗力，有学者将当时的湖南称为中国“大陆腹地中一座紧闭的城堡，因而也是一个无与匹敌的、特别引人注意的省份”，省城长沙则被称为“铁门之城”。

从1894年到1897年，陈宝箴、江标、黄遵宪、徐仁铸等具有新学思想的官员相继来湘任职，形成了一个以陈宝箴为中心的具有革新性质的官僚团体。“长官导之于先。”而本地

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等新派人士聚集长沙，“亦各抒忠义以奉其上。”大力倡言和推行变法维新，使湖南从最保守的省份，一跃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1899年、1904年，岳州、长沙先后自主开埠，“铁门之城”终于被打开。

长沙正式开埠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势力像潮水一般涌入长沙。各国的工厂主、商人、医师、传教士和旅行者等纷至沓来。在长沙立工厂、设洋行、建教堂、办学校、开医院。而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即先后在长沙设立领事馆，以保护其侨民的利益。可见，“国际化”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在长沙走向世界的同时，世界也在走向长沙。当大批长沙学子远渡重洋，留学海外，以惊奇的眼光观察世界的时候，外国人也漂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来到长沙。他们用异域人的眼光打量着这块陌生的土地以及生活在这里的芸芸众生，写下了大量关于长沙社会经济、人文地理、风土民情等各方面的著述，留下了对于长沙世相百态的观感和评论。无论是从历史研究、国际交往、文化交流，还是长沙城市性格的自我认识等多种视角来看，这些著述都是一笔有待开发的历史文化资源。

显然，在那中国人备受欺凌的年代里，外国人对长沙和长沙人的描述往往带有或多或少的歧视意味和灰暗色调，某些观点也明显

带有不同的政治色彩，这需要读者加以辨别。但是，其中也不乏认真观察、深切体会、既具有洞察力又深怀同情友善之心的描写。作者或是在长沙生活多年的传教士、外交官，或是政府所雇佣的外国官员和科技人员，或是来长沙经商的商人、行医的医生、办学的教师，或是考察、游历中国的作家、学者、旅行家等等，其角色类别之全，观察范围之广，内容之细致深入，构建起了当时外国人眼中的长沙形象。

外国人是怎样观察长沙和长沙人的，让我们引述他们于清末民初所写的几段原文吧。

美国旅行家威廉·埃德加·盖洛在《中国十八省府》中写道：“长沙看起来是中国最好的城市之一，这儿没有常见的窄胡同里气味扑鼻、灯光暗淡的景象。房屋漂漂亮亮，井然有序；居民机警健康，精神抖擞。从苦力到哲学家，各个阶层都自尊自爱；只要不染上鸦片和威士忌的外国恶习，长沙人民将是清帝国的一支中坚力量。”

日本哲学家、汉学家宇野哲人在《中国文明记》中写道：“长沙‘坡子街、南正街、太平街及青石桥等繁华之处，或轿穿穿梭，或洋车奔驰，背负扁担者，往来如织，摩肩击毂。又控洞庭，带湘江，水运之便，四通八达，实是湖南货物之一大集散地，而不待粤汉铁路之开通也。不独贸易之上如此，旧来健儿多出湖南，慷慨气节之士甚众。且有‘湖南绅士比地方官大’之语，北京朝廷之中，湖南人亦成重心。若期待将来中国局势有所发展，湖南人定占其中之重要部分，此一点毋庸置疑。”

日本驻长沙领事清水八百一在《日本驻长沙领事馆辖区报告》中写道：“地理条件的影响支配着湖南人，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中华的别有洞天，促使湖南人文武独特，和一般的中国人不一样，行为敏捷。如古代记载的佳话那样‘士风古，世利淡，慷慨节，以不义为耻，学者勤于礼，耕者勤于力’，以特性驯化其学者、军人、政治家、伟人杰士辈出。”

美国传教士敦洛普、艾普在《美国遵道会

此景可待成追忆

——百年前外国人对长沙的观察记述

张湘涛

长沙报告中写道：“这座城市的工商业都优于本省的其他城市。在长沙沿江两岸可以看到大型的工厂，与西方无差异。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店柜台引诱着行人进到储备充足、一应俱全的店内，店内买卖红火。长沙有中国最干净之城的美誉，其主干道皆铺上了花岗石。近半个世纪前长沙城抵挡住了太平军进攻。在南方重要城市中，只有长沙做到了这点。”

他们对长沙市井状态和百姓生活可谓洞察入微，内心充满好感，笔下洋溢着一种朴实无华的美。如：长沙雅礼医院院长、美国医生爱德华·胡美所著《一位美国医生在华三十年》说：西牌楼“有许多其他商店：银匠铺、铜匠铺和金匠铺，它们可以生产出最美丽的器皿。从西牌楼大街往上走一点，进入我们最初打算设立医院的药王街，那里有城里最好的丝绸店。你可以买到任何花色的中国丝绸，分别来自湖南、四川或东部沿海的浙江。靠近丝绸店的是展示来自世界各地棉织品的商店，也有些商店专营厚绒绸缎。还有一些邻居。至少每隔八九个大门就有‘食品店’或‘酒铺’以及‘承办酒席’的标志。饭店到处都是，在食品的质量或客户的档次上有区分。你可以买到任何东西，从一碗米饭、一盘蔬菜到一桌酒席。”

长沙雅礼中学外籍英语教师高德华所著《执教在战时中国》说：“市区里成群的商店让我惊讶。比如6到8个铁匠铺一起形成了小街坊。这些店子，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家店都有张活动的木门板，一位坐在店子门口制作东西的学徒，老师傅在店内，住房在店子后方或在楼上。制作、销售和住宿整合为一。如果无树木的街道边没有店面林立的话，你总是可以看到由石砌或砖砌的墙壁，10到20英尺高。后来我知道这些是有钱人家的围墙，只能通过一扇看起来仿佛很脏的小门进入。如果你有幸进门，那么或许可以看到一些相互连接的庭院，每个庭院都是露天的，每个庭院都被平房和住宅包围着。”

浏览外国人对于长沙的各种著述，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人对于长沙的观察记述，确有长沙人习焉不察的独到之处。这大概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外国人笔下的长沙》中相当一部分是对晚清至民国时期长沙基层社会的记述，还记录了许多政治事件和历史细节，如他们亲身经历的抢米风潮、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日寇犯湘、长沙大火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中外联合办学、办医的许多动人细节，多系亲历、亲见、亲闻，显得别致细腻，足以成为可补中文记载之阙的正史资料，尤其是对方兴未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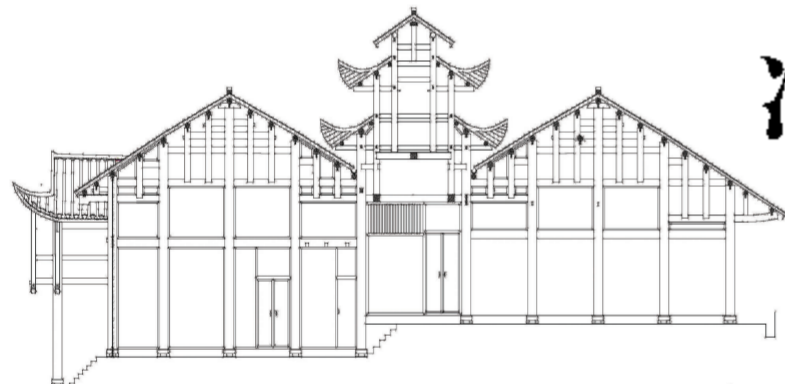
(注：作者系长沙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此文是作者为《外国人笔下的长沙》一书作的序言。)



爱德华·胡美镜头中的长沙西牌楼大街

冲天楼：土家楼宇的古老“活化石”

黎代华



树比冲天楼剖面图

在自然界里有许多“独一无二”，人世也包揽了所有的“绝无仅有”。湖南湘西龙山县的树比冲天楼，就是这样一个事物，它包揽了这些人们向往的字眼。

薪火相承400年

“靛房河流的油，树比有座冲天楼。”在河运时代，土家纤夫在太阳河就这样昂扬地传唱着，“四川有座峨眉山，离天只有三尺三。树比有座冲天楼，一只角伸到天里头。”在土家的古谚里，冲天楼比峨眉山至少高三尺三。

就是这个冲天楼，在纤夫的传唱中、在古谚的心口相授中，在湖南龙山苗儿滩镇的树比古村薪火相承了370多年，把古老的土家木工技艺及建筑习俗传承到了今天。

树比原名“树碧”，距惹巴拉土家文化风情园4公里，由小树比、大树比、狼哨龙、阿姑4个自然寨组成。小树比、狼哨龙、阿姑是大树比的外延发展。大树比全寨88栋民房，其中21栋转角楼，2栋望月楼，1栋四水屋，1栋土家民居最长间：巴列福王氏大长间（15排14间，右配转角楼）。村中除了黎、向、舒、周、田等少数外姓人家外，是清一色的王嘎。

树比王嘎是个外迁的家族，这个信息显示在“三槐世第”“武侯维新”“竹苞松茂”的匾额中和王嘎始祖墓上。树比王嘎发端于始祖王江怀的迁入，兴于三世祖王福，盛于四世祖王文胜。早期的血统是：王江怀生王情、王朝两兄弟，为二世祖。王情生王福，为三世祖。这些血脉详细地记载在衔接比鱼塘财狗堡三世祖王福和寨中五世祖王福的墓志铭中：三世祖王福是清顺治年间人，康熙年间就活跃在周边的土家山寨。后生王文（胜、林）、王龙（字、海）4兄弟，为四

世祖。冲天楼为四世祖王文胜修建。王文胜生王章（伴、傲）两兄弟，为五世祖。王章傲生活在乾隆至咸丰年间。从这时起，冲天楼的权属有了明确的归属。正面右侧由王章傲血统承袭，左侧由王章伴血统承袭，一直沿袭至今。后王章傲生王可（福、贵、双、瑞、太、文、武）八兄弟，为六世祖。到如今树比冲天楼已承袭到了第15代。

另类经济的见证

一个村庄延续了400多年，一栋楼完成了370多年的历史穿越，这应该是一个传奇！

根据经济学规律，一栋楼、一个古村都对应着一个经济形态，都包含着一个家族的兴衰。树比古村和冲天楼也始终没有脱离这个桎梏，“你屋雄（土家地方语，富有的意思）你屋雄，你屋没起（建修）转角楼”和“你屋雄你屋雄，你屋没起冲天楼”的民间俗语揭示的就是这个规律。

树比古村和冲天楼得益于古村强势的传统农业和鸦片种植。正因为这个基础，才有了冲天楼几百年的传奇。

树比王嘎兴于清初，盛于晚清、民国。最为强盛期拥有一支100多人枪的队伍，田土权属延伸到周边的苗儿滩、靛房、坡脚、它砂、凤溪、洗车等地域。晚清、民国间，树比曾一度成为龙山境内的鸦片种植基地。虽然鸦片何时进入树比的年代已无法考证，但鸦片种植为树比王嘎老财们带来的巨额利润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夏季，罂粟花开遍树比山坡地头，红的、紫的、白的。为了尽快生产加工鸦片获得收入，王嘎老财就命令长工在鸦片种植区择地建造熬制鸦片的土窑。把收获的生鸦片经过熬煎和发酵制成条块状或饼状的

熟鸦片，然后卖到外村去。

如今，在树比名叫王巴饶和厅集的地方，在青松翠柏的掩映下，残破的土窑仍在讲述着历史的辉煌。

天人合一的风水

土家人重风水因果，喜欢把结局与命运拴在一起，把寨和屋的枯荣与风水联在一起。背依绵延的群山，前有拱手作鞠的山峦，左右群山拱卫，山势呈“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服”之势；前面河溪蜿蜒，这种形势被土家人视为风水宝地。而树比古村背倚倚的豹（山名），前望比寨界，左承喜恋寨（山名），右靠多且山；前有靛房河、桑泽沟、庙沟环绕，呈山环水抱、山峦拱卫之势，与风水“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布局不谋而合。

“攻打尖山屋打堰”，这是土家人选择阴阳宅基地的传统理念。冲天楼坐南朝北，正面打着比寨界口，正“屋打着堰”，且“堰”后有“山”（案山）。照风水的说法，理想的宅基地要“龙”“穴”“砂”“水”俱全。从冲天楼宅基地选择和周围的山形水的布局来看，冲天楼正坐在“山水交融，阴阳融凝”的穴位上，与“龙”“砂”“水”自然形胜共同成就了冲天楼的风水概念。这个概念不但让冲天楼气血两旺，更是让冲天楼四季沐浴在阳光中，让楼中人视野开阔，心情舒畅，愿能所及。

古时，在进寨的咽喉路口修了一座卡门（寨门），额书“芙蓉国里尽朝晖”，名曰：卡门楼。这座卡门是按风水“防守、藏匿”的要求布局，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今天的卡门是后来新修的，也书“芙蓉国里尽朝晖”。莫看今天的树比交通闭塞，是个特困村，但在那个饱受洪水侵扰、兵荒马乱的时代可是个风水宝地。

面山背水，山环水抱，不但让树比古村和冲天楼有了灵气，更让冲天楼具备了几分神秘。

“以一概全”纯工艺

冲天楼建修于清康熙年间，到如



土家建筑冲天楼

今已传了15代，已有374年的历史，是土家建筑工艺的活化石。

冲天楼由正屋、石阶缘、岩平坝、排水沟4部分构成，占地10余亩。冲天楼建筑结构复杂，按前堂后厅的规划建造。前屋为堂屋，五柱八棋；后屋为厅堂，四柱八棋；正屋后为拖步，左右侧为偏刹；拖步与偏刹连接处为磨房，又叫龙眼；正屋左右配有转角楼；大小房间40余间。冲天楼面阔七柱六间，进深正屋四间，拖步两间；分左右两区，天井平整；地基前低后高，前堂与后厅由青石台阶相连。前堂后厅设有神龛，上供奉先牌位。神龛上挂匾额。后厅天厅为冲天楼子。

古老的冲天楼是可以算出它的长、宽、高的。土家工匠黎代明说，土家民居柱高、柱距、枋距、棋距的尺码是约定俗成的。如民居棋与棋之间每棋间距2尺5寸，即进深一步2尺5寸；枋与枋之间每枋间距1尺3寸，即高一尺3寸；四柱、三柱、五柱之屋在土家民间最为常见。棋的

多少因柱的多少而定，其中四柱八棋之屋最为普遍，三柱六棋次之，五柱八棋再次之。

冲天楼有两个凸出天厅的冲天楼子，高10余米，为三重檐飞檐翘角结构。冲天楼子为穿梁结构，每重低座由四根枕木结构为“口”形，成十字架梁，由四十八柱、枋、挑穿梁构架而成，其中柱（拱）、枋、挑各十六。冲天楼天厅内侧吞水面约400平方米，雨季排水靠冲天楼子和天井屋檐的檐槽排向左右偏房瓦面。排水系统采用了八卦构造，取阴阳轮转之势，绝妙工艺让人叹为观止。冲天楼子除了增添冲天楼的气势和壮观外，透光纳凉、吸气排浊是它的主要功能。

“山歌好唱难起头，木匠难起转角楼，岩匠难打岩狮子，铁匠难滚铁绣球。”可见土家转角楼工艺的绝妙。而冲天楼，它不但包括了转角楼、四水屋、容子屋等土家所有合体建筑工艺，还包括了土家N柱N棋的民居结构形式，其工艺的复杂程度可想而知。

冲天楼由于俊美的外观形象和复杂的建筑工艺以及所包含的土家建筑形制，因而被建筑、文物、民俗专家称为经典的土家建筑范本和“活化石”。

走出山门一名楼

2011年，树比冲天楼荣登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榜单。

如今，冲天楼“活”着，顽强地屹立着。

熊般的火，黑黑的炕，土家腊肉在飘香，西兰卡普在绽放，袅袅炊烟在荡漾。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土家古俗在约定俗成中弘扬。教授来了，学者来了，木匠来了；考古的来了，民俗的来了，建筑的来了。老百姓也来了。写了，画了，摄了，量了，冲天楼长了翅膀，飞了。

冲天楼不可复制。它是世界的唯一，中国的唯一，武陵山的唯一，土家唯一的。

冲天楼，“虽由人造，宛若天开。”